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宋 劉義慶

甫德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一贊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任誕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嶽之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

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

林 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

柳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二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

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母。止立忌時。其遠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

車騎王洽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為。羅君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云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不勝秋曰。友字玄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嘗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詞。往乞

飲食雖復營署盡肆不以爲羞桓温常責之云  
君大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出已復無温  
太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爲席起別友至允挽問  
之交答曰民性飲道嗜味非奉教旨乃是首旦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柳榆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  
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  
於益

州。

張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三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

三云此註即是  
核說重於博洽  
乃爾

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入音。何樂  
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禮  
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  
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

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衛故  
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調所生。必於斥若。司

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

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

也。春秋左氏傳曰。曾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

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歿也。史  
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

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  
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  
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歎。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嘍。

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力。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父。王氏譜曰。厥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厥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游

唱義使喻三吳。厥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歿。恭罷兵。令厥反喪服。厥大怒。即日據吳都。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四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厥。厥敗。不知所在。

○補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

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秔。

○補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

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

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

政自不解。

○補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

○補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五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容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補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補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壺。停車褰幔。與車前三

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

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

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

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

超宗為不惑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

○○補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

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

司一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

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

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

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

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

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天我此志耶。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巖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疴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各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醉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

吾云酒人文不  
多見此書便堪  
與濟德頌並傳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六

可以覆舟。故江譖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  
而不飲。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  
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  
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  
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  
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敬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游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  
曹眼不識。盃錯。吾口不離。說杓。汝寧與何同。

○補

齊神武

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渤海蓀人任魏為丞相百戰而剪凶徒

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諡神武欲用李元忠

為僕射

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懷人少厲志操粗覽書史神武建義拜侍中雖

處要任不以物務于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蔬親朋燕語必留連宴賞

挾彈携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也 文襄言其常醉 北史曰文襄帝

諱澄神武長子

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七

七

宜勿飲酒

齊書曰徐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長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响唐書曰陳叔達字子

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接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

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坐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



韓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宜諸

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因入奏挾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此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漢揚惲南山種

樂耳須當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貴河時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竹以全高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棧警無匿學

不為儒後投書藻文不披古匠

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與荒樂所得月倦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

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孫雜侍婢入

未念酸以為咲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生雅之

詞迥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

朝野無間者以雅之為當也

補

韓

熙

載

載

載

載

載

載

補

府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效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倦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

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孫雜侍婢入

未念酸以為咲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生雅之

詞迥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

朝野無間者以雅之為當也

笑樂相山野錄曰韓熙載比人任江南突位通

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承裕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惟翰鎮宛州知其直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爲監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補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

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去叟和之

○補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爲吟哇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愚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

九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補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

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

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

而去

○補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

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在見

枕杖坐大營門以杖墜地大罵操曰爾衡豎子  
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  
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實禮之文章言議非衡  
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其章奏並極其才思時  
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無然爲  
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  
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  
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  
書記輕重疎密各得休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  
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  
作碑文射愛其辭遂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  
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  
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射時  
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  
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在矚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一

遂順祖慙乃詞之衡更熟視曰必公云等道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志遂令  
殺之黍雁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搏以

弄戲禰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  
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

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

車前馬槽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必銀錫公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

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樓槍流涕曰此存異才曹

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

曰人罵汝父作銀錫公奈何不殺

補

孫子荆爲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  
智局初服絀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

嘆苞遠量。當至公輔。出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云治用八榮  
語  
王云即以公榮  
語謂出真妙酒

○ ○ ○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僕

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

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而言語談戲。三

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

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

室久之。乃謂渾。渾冲清尚。非聊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渾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一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夏

天甚清涼。恒居其下。鍛鐵乃紅。自鍛家。有人說。假者康不受。直性。鍛。雞酒往。

飲嗽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本弟所懼，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賞，乘肥衣輕，質從如雲。康方箕踞而眠，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諧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散。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兄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擇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類。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兄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一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果，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

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劉云此龍子何足以辱

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劉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蕭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請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前書令下望之便錄。衿飾容時嘆皆得其所。

○補

王子猷為桓冲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冲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 ○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邁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字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一三二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

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

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

也。晉安帝紀曰。斲字冲凱。齊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斲歷位

內外簡退。著楠。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設醜。湘州江夷  
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

史刺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  
桓冲引微

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概焚。孔子退朝。曰。傷人  
也。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

也。又問馬比效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曰。子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四

略開效。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  
注曰。效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

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

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

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

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

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出。曰

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劉亦似小說  
書錄子

王子猷猷微行  
悉民流足為後

世口實語亦自  
佳

云甚得 註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補陶徵士居家先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五

○補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

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補

謝謏不妄交接門無襍賓

早光

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曰謝謏祖莊金

紫光祿大夫父肅尚書令謏仕至右光祿大夫

○補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楨爲縣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補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補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南史曰。何戢字惠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補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補

張吏部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奕發。性好

學。兄纘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前。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許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清武。

帝女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爲時所鄙

○補

劉嶽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補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篋濁酒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詞沛公方

酈生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七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遽見之

○補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

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視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携七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恒衣

纂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屯襄在京日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也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

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絳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瘡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八

季雲入簡牘可笑子弱冠遊雲間元明倒屣締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

補

孫騰 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馬歷官尚書僕射司馬子如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

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披蓑釐也 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心在開文以

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中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一公相

補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

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

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拜以成其計加

太子賓客進封郡公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沈謝何謂遂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史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暗中摹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歿語宋之問武平一

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

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九

而名不衰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歿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嫉登封中蘇味道為

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歿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蓋歿又謂人曰

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比而其矜誕如此

補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換其父神道碑

南唐書曰續字

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

倦學羣從子弟皆矚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鬻質

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

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謙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  
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臺雲附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  
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喬  
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

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任於朝放浪玩  
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斃形仙去

### 口補曾子固為中書舍人

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  
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  
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  
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嘗曰事都堂時章子厚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  
並簡質不具載

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言永平七年臣與

賈逵傳毅杜延隆郝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奏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出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辯耶臣具對素問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讖長損當世非誦士也司馬相如

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生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神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及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湯雒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理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庶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

米元章守漣水

朱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着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摹  
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  
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弄精於鑒裁一經題品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  
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  
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  
人同中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頓顛不能與  
世俯仰故 **地接靈壁書石甚富一品目入玩**

則終日不出楊次公

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  
為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

為禮部員外郎  
自號無為子

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

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

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六是  
孫和後

晴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帝知無爲軍初入州解見立  
石頗奇卽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補

司馬建公

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  
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間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誦者  
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  
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間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  
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嘗舉曹公爲此  
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三二

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  
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  
適可作尉耳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曠長子  
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

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  
生玉真不虛也位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補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熙事別見

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

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馬妲已

張君嗣在益州

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詩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

為雍闓縛送孫權

蜀志曰益

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

州郡徵太守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潞延不實假恩教曰張府君如瓢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武侯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三

遣鄧芝使吳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水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卑權笑曰君之誠歟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玄撥張陰化不盡

和合二國

唯存鄧芝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

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班固漢書

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糶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  
歌寔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人  
已四十餘矣汝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妻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  
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  
久不報待詔公車糶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巧之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  
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  
如買臣乘傳入吳界堯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  
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  
一月妻自經歿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二十四

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  
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  
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坐在魏志曰武周字伯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

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豈

為儉鬼。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奏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

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也概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言

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歿

彈碁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王云且看我不與相

何前正能作  
吳語細啞也。

劉三伯仁嘗過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劉三伯仁嘗有  
理為伯仁誰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  
好蝶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  
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二十六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

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  
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  
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  
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人。

小以博學才器著叙其摻禪記。孔氏志怪曰。  
海歷教禪常侍。父有隳人。

至如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墓其婦伏棺上。就視猶暖。新有氣息。輿還家。日而蘇。詭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核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得寶因作捺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猶云不越境。反不計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

受。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尹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古來今日曰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二十七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眾入

馮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羈。未可決戰。會廉帝崩。冰凍。留長子方之。于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卿不

直云聖長衣談詩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曰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廢之忠節以遷為陵遊說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褒姒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尊之以蠶室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

阿韶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炎黃陵人父懼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北點世蓋補卷之一

待中以公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累免官戲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女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公無嫌妬至今曰蘇曰古人激而不折

蘇秦理問蘇益讓固史問當如何云又

蘇秦理問蘇益讓固史問當如何云又

蘇秦理問蘇益讓固史問當如何云又

蘇秦理問蘇益讓固史問當如何云又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排調下

初諫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也。玄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知太原温顛穎川荀寓

謝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

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在侍中

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蹇

與無宮商或虺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壅杵文士傳曰

華為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婦麗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二

英博而有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

固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颯穎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卿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京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

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天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

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摘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踈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搦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

眼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音味弗嘗食粟茹

鄒同

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能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若常不樂  
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臯  
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  
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下。隨務光。洗耳逃祿。  
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  
生。登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趨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  
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  
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曰。子欲爲隱遁也。則  
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澗澗。棲遲神丘。垂餌  
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  
希道德。中不效儒墨。鬼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  
之情。勸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  
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  
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  
以受性拘繫。不閒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欲使吾爲忠也。卽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  
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則當赴  
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  
願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  
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論爾。以優游。而  
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諫。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  
子頭。且擬人其倫。喻了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顛  
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  
鄭詡。此數子者。或譽。突無官商。或庇。陋希言。語  
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詳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龍  
或頭。如巾。蓋杵。而猶。又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  
附鳳。並登天府。夫。砥荷得車。沈澗得珠。豈若夫  
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  
耻爲權圖。譬猶鑿池也。舊難以求富。嗟乎。子羽  
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飢蟹。寶中之鼠。  
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髮。至老無所  
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  
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 ○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 ○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

驪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佑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 ○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王云機錄一到。本草曰遠志一名小。棘宛其葉名小草。謝不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四

○ ○ 答曰。此甚易辨。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有愧色。桓公曰。謝而天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亦極有會

○ ○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

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稱恭家。庾

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

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

○ ○ 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

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

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

感身大陳

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

○ ○ 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

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

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于

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五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鬱成帝子也興寧

中卽位少同閩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至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

令廢帝為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海西公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叅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比夷也習鑿齒襄陽人也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 補 習鑿齒以脚痛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下。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後。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

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六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鬚髮何關於神明。林脣亡齒寒。

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嬰。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旣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籛之揚之。穰穰在前。范曰。洮

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朝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頴字長齊。會稽人。世

劉云一語勿乃可

備處士父說天鴻騰龍顯仕至山陰令漢書  
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  
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見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  
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  
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  
諱鎮字義遠吳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七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  
蒼梧太守討王舍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  
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  
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艷斃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  
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  
太守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紫  
案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賦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  
晏記曰

破冢洲名  
在華容縣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賦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  
兄性宏放神氣爽愷堅常曰吾家

千里駒也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

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木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

朗欲奪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譏

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

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樓恒半露問之亦

驗又食鴛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

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

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後眾讒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  
氏

譜曰蕭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  
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容議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瑜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

史父方。年。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

於王瑜。瑜舉謝混。云。大木不及真長。不滅于斃

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纒。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明賭。聖成。唯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

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

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

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

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

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5 185 45 965" data-label="Text">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殊無

○

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

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

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備

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叅軍宜停讀書。周

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願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

○

○

○

○

○

○

○

○

-5 185 45 965" data-label="Text">

○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劍頭炊股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  
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詔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  
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

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  
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  
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嶷嶷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  
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

郎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  
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

嗤鄙嶷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

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噉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圍物亦不可得也國語

曰仲尼在陳有患集陳侯之庭而效楛矢貫之  
曰之矢也昔武王克商仲尼對曰俎之來遠矣此

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楛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補

王延之

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尋之子也任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阮韜南史曰阮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阮韜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

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

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潁陽人祖耽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

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

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曰我乃生瑗

謂瑗不瑗那得不生靈運

鍾榮詩品曰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容兒

○補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

同夏侯邑

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擘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先是擘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具



在生已可知。知來緣。植無識。幻醜共一丘。何足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  
同夏屋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故綵以談  
轉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从上窮治其獄。遂  
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魯事或  
當長繫。曄聞驚喜。綵熙先笑曰。魯事在西池射  
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  
畏歿。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感  
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薤如此人。將曰。  
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補

王儉與王敬則

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儻。好刀劍。屠狗商販。徧于三

吳明帝以爲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  
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  
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死得今日。同拜三公。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一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史記老子引韓  
非列傳論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  
慘。破少恩。皆原於道德  
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補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司徒長史。敕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

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緣

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

○補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真。字  
德願。爲秦郡太

守。性粗率。爲  
世祖所甲。每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而加厚賞。劉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〇〇補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  
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超而入

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也靈運事從嶺南早卒

〇〇補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遂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二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

處林有志節著辭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又  
妻焉异編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〇補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祕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時號皮裏晉書

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日眇眇而愁予耶

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〇補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比史曰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

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云

陸雲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榮陽人

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森然與槐柳齊列謂

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

曰何不一見利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

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參盧駐轡陸

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侯白好俳諧隋書曰自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

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隋

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書

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暗魏輔國將軍父

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四

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鬣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

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

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

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

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

當途用事百察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

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〇〇補

〇補

〇補

宗如周面狹長

後梁書曰宗如周有

蕭啓梁書

齊字理孫昭明子。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

梁封岳陽郡王。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

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

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

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响唐

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

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等文

奉法。○妙

而巳。

○○補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人 二五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

只作彼州司戶叅軍。他州何可及。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

累官翰林學士。叅知政事。性好學。

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

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

有恩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

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補

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

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

疎曠。好指畫。人不能爲。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叅政中立。事

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

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

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

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

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謀其殿最奏行賞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逐行用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邠字貢父博學有俊才

然滑稽喜說玩弄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畧曰

邠與兄敞同學曰刻厲博王汾東都事畧曰

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禹偁曾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六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同在館中汾

郎實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豸史記曰周昌

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昌為人吃又益怒曰臣

〇〇補

〇〇補

也

口不能言然期期知也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

上欣然而咲

未聞雄名漢書揚雄傳曰雄口只有艾氣鄧

王介甫為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瀾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賒託

水可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張太史明道雜志亦載此事但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梁山樂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

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 ○ 補蘇長公在惠州

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惠州安置三年泊然無所

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

天下傳其已歿後七年北歸時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七

坡曰途中見章于厚乃回反耳

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

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熱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贖貨聞終

徽猷閣直學士

○ 補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帝

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眾

海岳遺事曰米元章

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

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疏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書一紙於行

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帝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而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

顛帖。

○補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曠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何過失無所得以謂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張文潛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問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

不取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詭。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八

輕詆上

○補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

達河內溫人十二歲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復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充州刺史政化大行。

○補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

使張子布見乎

○補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

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補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說

○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九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卒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

折腰出胃。皮膚若勝。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哈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孫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

○補

○補

○補



在申為上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大此為  
金火相燦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  
使啓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  
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  
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  
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  
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  
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  
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

左右小人不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

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象安羅列兒女成行後

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

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詎婢汝出問是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誰家兒給使不達昌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  
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乃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關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關右手捉塵尾以柄

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

笑之乃故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

不王謂信然自歛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  
短轆犢車長柄塵尾至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  
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  
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狨

虎犢還其所如虎狨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  
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

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

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銜  
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

劉云人之輕詆  
甚累其父  
王云此非註不  
得所以

劉至長其如  
純

○補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補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

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

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

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李野。卿念我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言次及

劉真長。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云。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三十一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入王故事曰：夷甫雖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即以下。皆雅崇拱

跌。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表虎率爾對

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犬牛重千

斤。豈獨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

劉安邦國之嘆  
何以得生

古語云  
計

此等語  
此等語

劉云又有謂  
長如此者為入  
自難  
王云此語亦有  
情

劉云却又發  
伏之凌

劉云是讓公果  
不登以長所許  
也  
王云此却輸  
長一善然乃是  
謝公享福處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伏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袁甚耻之桓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儻遇風雲為我龍據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

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

不能終歲輒止謂縣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  
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儻逢  
風雲為我龍據  
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上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夫人劉謝深有愧  
後之妹

色

劉云似謂玄度無忠國事耳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邴與父邴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投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誦許意

蔡伯喈睹竦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為竦邕仰聽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嘆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瓦弔孫家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三

見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著膩顏恰綸布單衣披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披左傳逐

鄭康成自為高足象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

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

稽玉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劉云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節虺瓦弔若非地名即不詳短命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

賊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諫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伯見曰才士不遜亾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八 三四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啓也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不惡何得爲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文道林

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文通傳曰遁每

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

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

方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而取其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

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劉雲與公到處  
爲人所擯

劉雲與公到處  
爲人所擯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謨漢魏以來

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瘡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五金。上

○ ○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 人間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三五

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

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蘇次女

僧韶適

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

巢。殷顛小字也。

於是庾下

○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 云。頰似足作健不。

庾氏譜曰。恒字歆。則祖亮父。辭恒仕至尚書僕射。

○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諡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 多好。上人坐上無祈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健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  
聖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授詔賜田宅桓玄以宏  
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王善琴之辭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謂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鄴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恣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恣

七打結世說補卷之十八

三十六

不恣食

○ 蘇南潯每見人不

女魏永嘉太守王員常侍望蔡和之同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和之字興道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謂小字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王善琴之辭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謂小字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輕詆下

○補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前史

曰孟顛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祗弟也

顛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昶貴盛顛不就辟

和死後歷侍中 卒於會稽太守 謝嘗語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

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 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顛 恨此言

補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志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少門惠休

厚世祖命使還谷米生湯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補謝宣映

南史曰謝絢字宣映謝景重之子

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戲調其舅

袁湛

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勳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丘車騎

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直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州辟從事卒

常在沈深坐

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

官車騎長史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深冲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

見王文憲

文憲詩沈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補張敬兒拜車騎將軍

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

氣王休祜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

仰委侍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

窺笑焉敬則以敬兒武臣窺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得作華林閣

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

劉祥字凝

補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凝

即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一日遇褚司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昨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乘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弒粲

褚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乘會議迎立安成王粲乘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禮

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補 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王晏叩頭保之永明中累遷尚書僕射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禪著連珠十

者云希世之寶遠時必賤俸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逮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補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

適博覽羣書任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任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向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温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

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温生

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

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丈人宋有頗廷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

轅謝舍任吐沈後子昇仍任此

江從簡南史曰華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

為吏部尚書茂於學術通賄賂從簡作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是光祿華子

梁書曰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

郎父柔之齊倉部郎華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九

仕至光祿大夫

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

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

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

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

文畫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

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書本大儒舉秀

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〇〇補

〇補

〇補

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

借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棗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

觀中坐恣諫流死雋州

○補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

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九 五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

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

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

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

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

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

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

之操及登朝趨起諛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

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任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不視字子微事潘

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補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

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

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

皇奇之京兆亂步調行在按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

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宋初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

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議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

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六

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自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振孫

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補

韓愈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鏡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

語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歷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僕射藝學優深

然性放蕩不修儀儉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着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

輔器遂

霍甲科

○補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謂為闕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

西刻野叟庚溪詩前曰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以衣裳冷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闕用莊子用

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逼雲臥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

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補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九

七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拜於馬首

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蓟人沉厚有大略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

累官中書令

○補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

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任至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王安石執政方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司馬

君實

司馬光別見

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者足相知

人聲爲言通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土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稠重交析。反缺倒交。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訊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諳

〇〇〇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入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諳詐道放無度孫盛譏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〇〇

誰也解渴  
何處有於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必  
劉云文字中留  
此意當夜哭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不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共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竊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聽其去者皆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交 ○甚不必  
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九

九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臨跡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警讞有司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請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且心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規察恐形

○甚不必

○

○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追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匪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死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  
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  
氏燕國人故貌類馬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批點世說補宋之十九

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儼吳嘉興尉子也蓋  
惠好利為敦鑑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說後  
敦敗見誅

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  
允之事而此言

義之  
疑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三觀此明知  
後人添計

劉云真有如此  
強口者世說難  
言然種種備

塔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阿地粗可塔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上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軀女中取邯鄲王翊  
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謔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  
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  
王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  
批點世說補卷之一九

兵死聰  
嗣業

一一

○○○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  
書曰

○ ○ ○  
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温甚恨之汪後爲徐  
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爲無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蹙此  
竟故來迎之事竟去日  
温愈怒之竟不屑意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置彌  
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十一

劉云此政不凶  
小氣

意轉帖彰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入爾爾相關不得  
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  
江君之茂識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  
之機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劉云二人未知  
舊義之非快共  
謀過江不用此  
義愍度後遂仍  
用舊義爲講  
以得後快也  
十六日語及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就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目曰愍度  
才鑿清出緣綽愍度贊曰度度彬彬好是拔  
才鑿清出緣綽愍度贊曰度度彬彬好是拔

磬泗濱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揚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十三

歲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監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頰嚙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薛州  
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補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爲元之陝州  
硤石人父善懿雋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

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玄  
宗先天二年兵部貞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  
國務明於吏道剖言不滯年與張說同爲宰相  
七十二卒爲遺令以戒子孫

各懷疑阻張銜之李濟松憲禰錄曰姚崇爲相  
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

輕利上曰卿有足疾和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  
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  
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  
備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親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有用人而靳怒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以待見與歸書生亦跳跡去旬日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聞公爲媿相國所構外欲將其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寢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奇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即第具以說告言之兼用簾爲贊明日公主入調具爲奏言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夙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一四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礮石以待至便鑄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器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毒之功全欲加刪改媿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唐書曰：崇長子子昇，坊州刺史。少子爽，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補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樞賴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駟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

○補

太后。  
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毒魚，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一五

觀此之見  
賦格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西湖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盃口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輸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盃口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  
曰：我因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補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  
蜀志曰：張裕，字南初，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鉏蜀志曰俗甚精相術每舉鏡視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犍子者荆州

峽長七百里兩岬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記曰

天蔽日常有高援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岬哀號行百餘里不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羗姬襄上書歸

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

山桑間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由桑焚

其舟庾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

劉云此怒亦可少

○○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

將去續晉陽秋曰治雖廢黜夷神委命雜詠不  
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  
詠曹穎遠詩曰當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迹  
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  
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

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後溫既懷

耻念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

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而

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云不顧適遇林宗見而

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七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夔因以知其德性謂

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

碎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

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  
祖以其簡從二府且以大信宜令引為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  
鯤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此肩同列常怏然  
自失後巢  
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中父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愼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當春人。故及比而歎。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

舞陰人。祖璩之采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任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謀。毘佐。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論。以寄懷。南史

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蒜炬。從夕逮旦。時或昏睡。襲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中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未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儗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十八

補

○

有高人者多被引連雅以不峻率性而...  
能隨衆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中折  
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  
籍志曰類苑一百  
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鑿召浩然  
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聘伏床下王不敢  
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  
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即  
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無  
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一九

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  
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  
除永懷愁不寐  
松月夜窻虛

補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  
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

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軾軻終

身撫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字拘細

博裔孫與李商隱  
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覽古仍舊  
片一法

武王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倫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

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二十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邁爰季札之徒皆負責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奇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

度非弘範也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明

王云晦默有道何至竹竹王蘭請出未恐不至

劉云見壽  
每有可言

且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相曠世之度。

○補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二十一

補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

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茶筴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讒牖語人原憲以讒為戶牖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峯賦傳百里奚漢世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于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脊戚所飲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密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賺踈肋難齡齡龍頭笑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

卷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菹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二三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菹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銜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

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

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

手世祖即位緊懸左將軍持進

○補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鄰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明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感

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

社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

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跌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三四

侃卽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

仁可謂瓌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

赴衡州於兩廳齎起三間通梁水齋餽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

酒綠塘飭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

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  
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  
酬同其醉醒性寬厚存器局嘗南還至鍾口置  
酒有客張端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  
不輟需才慚懼自逃侃樹喻使還待之如舊

補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

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  
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俊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

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遭疾卒於號州明皇繩錄曰朕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不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狐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周儻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

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二五

其達也楊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肖鉅鹿人爲大官令須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

至謂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責唯免官而巳。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

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

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夫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六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口中齧破。卽吐之。

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

期逆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嶠許。性司州言氣少。有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興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是居從祖兄也。揆其手曰。冷如鬼手。螭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十一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說。太傅憫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邊末。封胡。謝韶。小字。邊末。謝淵。

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典。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

邊末。封。謂。淵。過。謂。玄。未。謂。韶。明。玄。淵。一作。胡。謂。淵。邊。謂。玄。未。謂。韶。也。不意天壤之

中。乃有玉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  
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  
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補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悟末年嘗與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八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  
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

南史曰弘微自幼情神詳審時然後言

○補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景文曰王蘊字彥深王

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

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曰龍泉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亡所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

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  
物也構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爲豐城令

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函長八尺開之得二劍  
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外半半氣不復見孔章

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輝輝煥若電  
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

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  
賴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秦  
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  
吳干將越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  
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于將使作為鐵劍  
因泰阿音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  
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  
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音鄭之頭與白汝知  
我者

○補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宋書曰蕭惠開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二十九

○補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鄼侯

○補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湯

南史曰湯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湯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家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

曰玩之東歸儉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錢者中

東都之  
殊不諳諳

○補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補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

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一

###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能長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

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

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

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

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明給事中仕至驃騎各議大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問其說

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

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龍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携貳，豈有仲甚微問，而成離隙。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諂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十一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擢，朔方表爲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縱得罪，鎰按驗縱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爲大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母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盧杞忌鎰，剛直，濟之以爲鳳翔節度使。帝幸

天鑑聲家賞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瑛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鑑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  
刑名與嵩  
併等矣

宋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九

武兼奇

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隨右節度使

公謂軍因再拜受詔

元帥外官界選

附錄與嵩

西害史臣曰鑑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刑名與嵩併等矣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尤悔

○○補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體

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而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節清河公主魏略曰懋字子休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

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不朗曰下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女何况但眇是兒僕我



劉云安得為  
人去后所以不  
哭也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囚在下太后問其圍

棊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裸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餼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更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此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問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重緩將有異志故來朝不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覺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曰文帝問占

夢周宣吾夢糜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

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更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

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

成都王穎討

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

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

致穎乃使率秀折機先是夕夢黑慢繞車手決

不聞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衣服著衣帽見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千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害三

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

吳

族無遺

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

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雲三世禮  
如此

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爲河東都督，聞警角之聲。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齊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也。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三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

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

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

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

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

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

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劉云此以爲逐打觸粉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藉二十石不自足以驍死

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顛戴淵昔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彼將未敬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滴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

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四

可起，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邵

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姜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

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

至於此。因爲流涕。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搏膺感當成都馬頭賊

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也。雖作而不累，有以。官此馬，較慨然流涕曰：伯

王云非註幾不駕頭作何語

王云思曠知化  
復何足道

又云註理尚  
人豈不可必

劉云此等數有  
傑作大勝矣筆

去云幽靈狂  
靈亦有非言  
公語

公云文是奇馬  
卿兄弟也

○○

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

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天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

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智者。其成。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五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笑僧慈齋寶物。遺相王寵等。曾講

嫌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補

補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辟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擘巖，故爲不敵，輸物甚多。擘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技藝，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款服。

○○補

陸鴻漸與常伯能皆精茶理。

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

茶之功効，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采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六

神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能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

御史李季卿宣

慰江南。

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

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熊善茶，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幘，手

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季

爲歡，兩杯旣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身才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季公心鄙之，茶

畢，命季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

濮州至維揚遂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峴舟蕩覆半挹泝水增之處士神鑒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 紕漏

補

陳壽將為國志

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任蜀為觀閣令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謂丁梁州曰若覓斛米見借廉除佐著作郎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傳曰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十一

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疾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歿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時論以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補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

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

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

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

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

從挽郎。摻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大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即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理。少府卿。

瞻歷調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足。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次哉。

王云彭蠡食之乃不吐此便非

補 補學篇曰蝻二蝻八足非此壇之究無所寄  
記者用心 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蝻蝻小者勞即彭蟻也似蝻亦小今彭蟻小  
於蝻而大於彭蟻即爾雅所謂骨蟻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  
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

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

晉安帝紀曰王枕在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考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國寶主簿夜由白事云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九

○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  
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殷氏譜曰

殷詡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驍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  
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

注曰谷窮也

○補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袖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温曰承  
胤奸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  
字承胤東萊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聞  
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稍  
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  
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陸家  
日甚大殖財貨商賈  
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 ○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  
書哀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北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

我共作此

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  
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

以據為中則未可解當由有  
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

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 ○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象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三三意氣字

也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肅父會稽人，光祿潭與王獻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補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跪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鳳也。

○補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十一

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

北史曰：祖延，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適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姬劫携，捕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胃、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聞見錄曰：魏神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不屑。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一曰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

生杜若朓懷故人詩曰芳洲乃委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謾

攀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

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

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

采納高宗册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口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

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李

士

補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名絳吏

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

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

林李士卒

謚章簡

補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

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

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景以

爲誤悉改爲銀。唐書曰愈子晁亦登進士第。

〇〇補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斫司適漕使至隨衆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斫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

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

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十三

所不通卒贈溫國公諡文正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斫而已傳者皆以爲笑。宋史曰哲宗初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神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蓋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諡什所立碑迫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

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

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未聞者愧之。

補金主亮南侵。

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

命葉義問視師江上。

日。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義問素不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

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涇源。經略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十四

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由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柶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薄嘆之。太祖問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兒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獨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執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尉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蔡別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蔡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報往彥察。蔡不明而神傷。報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載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福隘以

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北點世說補卷之二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

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蔡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滅於是。亦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

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問。克別傳曰。克父適晚有子。故名曰克。字公問。言後必有克間之異。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

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鳴

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  
卽賈后母也爲性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  
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  
母並勿令出入官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  
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  
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妬悍自  
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補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旣深好  
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

十六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

此言

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  
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  
也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爲椽克每聚會賈女於

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

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

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墻而

入家中莫知

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楮陽  
人曾祖暨親司徒有髙行壽敦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自是克覺女感自

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

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即以狀對克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十七

○補 劉道真子婦始八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

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

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補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饍

藁封南康郡公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痂

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亦未落者悉取拾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

劉邕向願見敢遂舉休流血



○補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

不足人稱為水淫

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祖

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劭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

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設安節采府稊錄曰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

其事

○補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

有時躁怒家人輦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唐書曰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己之子代宗時正己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

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己卒統眾為亂為劉洽所敗討覺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補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凍而歸

○補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平去如此好善  
舊安不好凡事  
皆然靡不有成

按

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歿矣因大呼據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君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惜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元  
年安置  
永州

### 仇隙

補

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郝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郝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九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郝慮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益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雙言一餐之惠必報故是錯念國遭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慷慨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解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狐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皆有餘矣融報曰狼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昆錕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貞榆次之辱不知貶滅之於已猶蛟蚩之過也于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六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毅巨狹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二十

敢失隆鄒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山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擢使者曰奉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心不免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外

吏給使。岳數踰發。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

晉陽秋曰歐陽

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藝。時人為之語曰。功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

為馬翊太守趙王倫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甚。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事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三十一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

當即劉輿

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仕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

現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粲晉紀曰。璵輿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

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尚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

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豈不如君。全社稷。定國。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如何也

王孝伯歿。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於賊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批黜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語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脩每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于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

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為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封曰。焉知飲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成王事。義也。成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入攻承。于屢使賊迎之。繫於車。敦

既滅。追贈驃騎。蓋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兒

身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請太子也才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于

世將司馬氏譜曰永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補謝玄暉頗輕江祐南史曰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祐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

祐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云

批點世說補卷之二十

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南史曰祐嘗與弟詵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

以朝弄之祐轉不堪東昏

德江祐欲立始安王致意於詵詵自以受關臣

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宰相

劉晏居卿今地踰陽驛馳告始安王及祐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補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為侍御史效戰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

三繼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

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

新編相國不卷之二

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

南史曰：祐嘗與弟祀劉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

後遂構害玄暉。

南史曰

德江。祐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

東

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有

補

